

MIAN
XIANG
QIU
YE

〔苏〕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著

张铁夫译

面向秋野

Констатин Паустовский
НАЕДИНЕ С ОСЕНЬЮ

портрет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черки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е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72

面 向 秋 野

〔苏〕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张 铁 夫 译
责任编辑：李全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88,000 印张：12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10109·1912 定价：1.55元

目 次

第 一 部 分

散文的诗意·····	(1)
浪迹天涯的缪斯·····	(21)
面向秋野·····	(27)
纪实与虚构·····	(41)
我怎样写《柯尔希达》·····	(45)
一本书的诞生(我怎样写《黑海》)·····	(55)
论短篇小说·····	(61)
戏剧舞台上的普希金(话剧《我们的同时代人》创作札记)·····	(115)
童话将永世长存·····	(136)

第 二 部 分

香烟盒上的笔记·····	(141)
生活的激流(关于库普林散文的札记)·····	(154)
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普里什文·····	(196)
亚历山大·格林的一生·····	(214)
亚历山大·布洛克·····	(243)

散 文 的 诗 意

我们几乎没有一本谈作家工作的书。人类活动的这个奇异而美好的领域实际上尚无任何人加以研究。

作家自己往往不愿意谈本身的工作，这不仅因为作家固有的形象思维同理论推断格格不入，很难“用代数学来检查和声学”，而且还因为，作家们也许担心陷入一篇古老寓言中那条蜈蚣的境地。有一次蜈蚣犯了愁：它有四十只脚，每只脚应该怎样依次向前爬行呢？它左思右想，一无所获，竟然连已经学会的奔跑方法都给忘了。

作家本人也可以把自己的创作过程分解成几个部分，但这当然不是在创作过程进行的时候，不是在工作的时候。

创作过程类似结晶过程。在结晶过程中，饱和溶液（这种溶液类似作家储备的印象和想法）可以生成一种透明的、闪耀着各种光彩的、坚硬如钢的晶体（这里的晶体指的就是一篇完整的艺术作品，不论它是散文、诗歌还是戏剧）。

创作过程是连续不断和丰富多彩的。有多少作家，就有多少种观察、谛听和选择的方法，就有多少种创作手法。

然而在文学创作中，毕竟还是有一些为全体作家所共有的特点。这就是寻找典型的、有特色的事物的才能，对人类心灵最复杂的运动加以概括，使之显得明晰的才能；这就是时时刻刻重新发现生活，仿佛初次见到它一样，发现每个生活现象（不论它多么微小）的异常的新颖性和重要性的才能；这就是感受一切色彩的敏锐的观察力，就是用语言进行描绘，从而刻画出清晰可见的事物；不是平铺直叙，而是活生生地表现人们的实际情况、行为举止和心理状态的能力；这就是了解语言的巨大潜力，开发原封未动的语言资源的能力；这就是感受和表达洋溢在我们周围的诗意的能力。

作家应当留心研究每个人，但决非每个人都值得爱。

以上所说决不是一份同作家的职业——说得更正确些，同作家的使命——有关的那些品格和特点的完整“清单”。

很早以前，还是在战前，我就开始写一本关于如何写书的书。写到将近一半，这项工作就被战争打断了。

我开始写这本书。并非仅仅根据自己的经验，

而主要是根据许多作家的经验。我仔细观察自己同行的工作，搜寻形形色色的作家和诗人的言论，阅读他们的书信、日记和回忆录，因而多少积累了一些素材。

当然，对这些素材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整理，并且就照这种样子予以发表。结果必然是一部自诩有某种科学性的干巴巴的学术著作。

然而我所追求的不是这种东西。我不愿仅仅作些说明。作家的的工作理应得到比一般说明多得多的东西。应该找到和揭示最伟大的、有时难以名状的作家工作的诗意——它那潜在的热情，它的欲望和力量，它的独特性，以及它最奇异的一个特点，即作家的的工作固然能充实别人，但主要恐怕还是使作家本人、使大师本人得到充实。

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诱人、更艰巨、更美好的工作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放弃和逃避这一职业的例子。谁走上了这条道路，他就几乎永不回头。

在那本没有完稿的书里，我想主要描述作家工作的这些特点，它们可以说明人类精神和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

我想尽可能清晰和令人信服地表明，一个语言艺术家的劳动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他的最终结果——一部佳作，而且在于作家那种洞察人的

内心世界、运用语言、安排情节和塑造形象的工作本身为他和周围的人开掘了巨大的财富，这种财富就包含在这种语言和形象之中；这个工作应该用对认识 and 理解的渴求，用对人和生活最深沉的爱去感染人们。换句话说，不仅文学作品，而且作家工作本身也是创造人类幸福的强大的因素之一。

因此今天，在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一生之后，我和我们大家一样，对苏联、俄罗斯和全世界所有真正的作家，对各个不同时代和民族的作家，满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之所以感激他们，是因为他们用自己智慧和天才的力量给我们描绘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使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什么是人的精神威力，什么是正义、幸福、自由、美和爱情；他们让我们听到了孩子们的欢笑声和海浪节奏均匀的哗哗声，让我们了解森林上面夜空的璀璨和产生真理的那种思想的闪光，让我们在自己的手掌上感觉到太阳的温暖，闻到扬花吐蕊的黑麦的馨香。

要想描述丰富多彩的作家工作及其对人们的影响，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必须吸收所有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来参加这项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一部多少比较全面的关于作家劳动的百科全书。

我那本关于如何写书的书，是从一系列故事开始的。这些故事谈到了情节、结构、语言、风景、对话、比喻、散文的内部节奏、手稿的修改（这是作家类似模压工的一项引人入胜的工作），谈到了笔记本，谈到了同散文邻近的艺术部门——诗歌、绘画、音乐、戏剧、建筑；谈到了这些艺术部门对散文性质的影响；最后还谈到了某些作家的工作方法，其中既有古典作家，也有当代作家：契诃夫、屠格涅夫、列斯科夫、莱蒙托夫、普希金、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布洛克、高尔基、阿列克塞·托尔斯泰、普里什文等等。

书中有很多人物、事件、争辩、冲突，有很多某一作家特有的“地方色彩”。这种色彩取决于作家最亲近的那个阶层，取决于作为他心灵故乡的那个地区。

这本尚未完稿的书叫做《金蔷薇》^①。书名的来历决定了全书的一个主题。

早在童年时代，我就听说过一个老清洁工的故事。他每天在巴黎的一个街区打扫所有的手工作坊。清洁工不向任何人索取工钱，因此街区的所有居民，其中包括无偿地使用他的劳动的老板们都认为这个人是疯子。

① 该书曾于1956年出版，并译成中文，很受读者欢迎。

谁也没有料到，清洁工在倒掉一天清扫的尘土和碎屑时，把首饰作坊的尘土留了下来。他把这些尘土放在坩埚里加以熔炼。由于里面有很多在研磨和加工贵重首饰时掉下来的金粉，清洁工几乎每个月都能熔出一小锭金子。他用最初的一锭金子打了一朵蔷薇花。

每一种劳动都会留下废料，作家的劳动也是如此。一般来说，一部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利用的素材，仅仅是作者所搜集的素材的一部分。很大一部分素材往往未被写进业已完稿的书中。

这就是首饰作坊的金粉。

我认为，这是一种规律——作家对他所描写的事物（特别是对人）的了解应当比他打算写的多得多。

最有份量、最令人惊叹的散文是凝练的散文，它删掉了一切多余的东西，一切可以不说的东西，只保留非说不可的东西。

然而，要写得凝练，对所写的东西就该了解得非常充分和准确，以便轻而易举地挑选出最有趣、最重要的东西，使故事不至淹没在多余细节的汪洋大海之中。凝练来自丰富的知识。

在描写人物时，这一点对作家尤为重要。即使对于一个转瞬即逝的角色，作家也应当了解一切。只有这样，他才能从许多特点中抽出一个最

准确的特点，使人物顿时活起来。

我觉得，用一两个特点，刻画一个栩栩如生、具体可感的人物肖像的本领，其秘诀就在于此。在这一点上，契诃夫做得极为出色。

有时，一个人只剩下一个姓氏，如一个姓亚齐的傲慢的报务员^①。然而这一个姓氏就足以让读者异常清晰地看到那位身披凸纹布坎肩、开口就是“恕我冒昧地说一句”的报务员的形象。

我初次接触演员的工作时，不明白一个扮演次要角色的演员（他在戏里只有两三句话）为什么老缠着我问个不停：这个人物来自什么环境罗，他的父母是谁罗，这人性格怎样罗，有什么习惯和嗜好罗，为什么他的嗓子是哑的罗，如此等等。

我很快就明白了：为了说好如此吝啬地赋予角色的那两三句话，演员应当尽可能了解他的一切。

那位演员做得对。他走的是一条阻力最大的路，作家也应当走这样一条路。

很遗憾，本文不可能对作家的技巧从头至尾进行大段论述。这个问题可以讲几天，讲几个星期。这个题目的确是谈不完的，只能开一个头，

① “亚齐”本是古俄语中一个字母的名称。在俄国俗语中，“亚齐”表示“呱呱叫”的意思，含有戏谑的意味。

本文的打算也仅在于此。

一个作家的黄金储备就是他对生活的思考和观察的储备。换句话说，就是他的经历。

一个作家不能不具备内容丰富的外部经历和内心经历。

作家工作本身就迫使一个人去过复杂紧张的生活，干预我们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接触大量的人，深入国家的各个角落——从莫斯科到楚科奇^①，“从芬兰湾冰冷的悬崖峭壁到炎热的柯尔希达^②”。

如果一个苏联作家，我们的一个同时代人，对自己的国家和它的建设工程不甚了然，没有到过这些工程所在地，没有直接参与本国人民的生活，这是不可思议的。

难怪有“作家的经历”这样一种说法。作家必须去创造自己的经历。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想起了我的中学俄语教师的一句话。他说，为了做一个优秀的作家，首先必须做一个有风趣的和饱经风霜的人，否则就会一事无成。他又说，要做一个有风趣的和饱经风霜的人，这完全靠我们自己。

普希金、赫尔岑、高尔基、塞万提斯、斯汤

① 苏联亚洲东北部的一个半岛。

② 西格鲁吉亚的古希腊名称。

达、雨果、拜伦、狄更斯、海涅和契诃夫的经历就证实了这种说法。

契诃夫和海涅！尽管这些作家各不相同，他们都以自己的全部创作清楚地表明：真正的散文饱含着诗意，犹如苹果饱含着汁液一样。

散文是布匹，诗歌则是纬纱。有的散文毫无诗的因素，这种散文所描绘的生活是一种粗糙的、没有翅膀的自然主义，不能召唤和引导我们到达任何境界。

法捷耶夫曾经说过，散文应当是有翅膀的，这一点不能忘记。

既然谈到诗意，也许正是在这里必须谈谈诗歌、绘画和一切所谓相近的艺术部门对于散文作家、对于散文的完善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每个真正的散文作家都应当熟悉诗歌和绘画。

特别是诗歌。很久以前人们就知道，常用词往往会失去它们应当保持的新颖、力量和形象性。

词汇正在受到磨损。它们只剩下一种音响，一个响亮的外壳，而对我们的意识和想象的影响却正在渐渐消失。

任何东西都不如诗歌那样能够使词汇获得新生。在诗歌里，一个词能获得自己原有的新颖、力量和音乐性。一经同诗歌接触，词汇便会充满

真正的内容。

这种例子非常之多。举一个最普通的例子：“森林”、“严寒”、“田野”都是普通词汇，但把它们置于一个唯一能够表现主题的诗句里，就会使我们感到惊叹。它们能够显示俄语的所有光辉优点，可以歌唱，铿锵有声，犹如蒙着白霜、踩在脚下的牧场所发出的嚓嚓声：

Гоняет лес багряный свой убор,
Сребрит мороз увянувшее поле...
(森林正在脱下它那深红色的衣裳，
严寒给枯萎的田野蒙上一层银霜……)

在“сребрит мороз”(严寒蒙上一层银霜)这两个词里包含着最精巧的头韵法^①、最精巧的拟声法。

我国诗歌是以头韵法见长的。它可以表现任何音响和节奏。

请听莱蒙托夫笔下奔马的断断续续的蹄声：

① 头韵法：在诗文的句子中，使用若干含有同一辅音字母或同音辅音字母的音节或单词，使句子的音响铿锵和谐。
例如：Где он, бронзы звон и гранита грань?
(马雅可夫斯基：《致谢尔盖·叶赛宁》)

Я знаю, чем утешенный
По звонкой мостовой
Вчера скакал, как бешеный,
Татарин молодой.

(我知道，有一个年轻的鞑靼人
为了安慰自己的心灵，
昨天骑着一匹快马，象个疯子
在响亮的石板路上飞奔。)

再看布洛克笔下略嫌文雅、但却十分正确的
头韵法，它表现了丝织品摩擦发出的沙沙声：

Зашептались тревожно шелка…
(丝绸惊慌地窸窣低语……)

这一切，散文作家都必须了解。不仅在诗歌里，而且在偶一为之而又用得恰到好处的散文里，头韵法往往在读者身上造成准确而强烈的印象，这对作者是必需的。

绘画，即画家的工作，可以教会作家准确地进行观察和记忆，而不仅仅是一般地观看。

有些作家轻视色彩和光线，因此他们的作品给人留下阴沉、灰暗，因而也就没有形体的印象。画家们则教我们通过纷繁斑驳的色彩和光线去观

察现实生活。

只要仔细看看风景画家列维坦^①的作品，你就会发现色彩的明暗配置是多么丰富，而匆匆一瞥，我们会觉得相当单调。

阴天雨前的光线和同一天雨后的光线是截然不同的。湿漉漉的叶子使光线显得晶莹澄澈，光华熠熠。

松林边缘反射的阳光同远离林边的阳光也是截然不同的。它让人觉得暖和得多，并且充满了来自树干的青铜色的反光。

每一幅风景画，特别是展现广阔远方的风景画都有几个光线的层次。正是这些层次的结合让人产生俄罗斯中部风景所特有的那种宁静和庄严的感觉。请回忆一下列维坦的《永久的安息》吧。

当然，绘画对于完善散文的意义不止于此。

可以向画家们学习直接认识周围事物的方法，这是儿童的典型的特点。孩子每天都可以发现一个诱人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却是大人们早就看厌了的。

这个特点——用初次的眼光去观察一切，没有因袭的重担，每次都象重新观察——是孩子和画家所固有的，对于作家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① 伊萨克·伊里奇·列维坦(1861—1900)，俄国现实主义的风景区画大师。

只有这样，每一个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每个事物——不管是彩虹还是一块断开的无烟煤——都会获得一种新奇的力量，一种初次发现的力量。

众所周知，莫斯科近郊许多地方都已经被描写过千百次，莫斯科人已经在那儿住腻了，甚至感到厌烦了。可是，已届中年仍然童心未泯的作家普里什文来到了莫斯科近郊的杜布那河，在那儿发现了那样诗意盎然的景象，找到了那么多同这条不起眼的河流有关的有趣事物，以致对我们来说，它仿佛是被初次发现并初次标上地图似的。

我觉得，作家应当以一种同样天真的性格和强烈的兴致去写任何一个题材。他未来的每本书都应当成为他对一个闻所未闻、极为有趣的地方的一次考察。在这个地方，有许多在他之前从未被人发现的最丰富的素材矿藏正在等待着他。

一个作家对任何素材，甚至对所谓“生活琐事”，都不能怀着鄙夷不屑和无动于衷的态度。对他来说，琐事是不可能存在的。全部问题就在于找到每件琐事中所蕴含的那个特有的内核。

一个真正的苏联作家应该是一个永远精力充沛和求知欲强的人，绝不应该摆出一副德高望重、威风凛凛的架势，绝不应该以不容怀疑的“生活导师”自居。这些作风在旧社会被认为是“献

身”文学的人不可避免的。

契河夫曾经辛辣地嘲笑过一种作家的典型，这种人妄自尊大，往往摆出一副最高主教的架势。所幸的是，这种典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一个苏联作家来说，生活就意味着同全体苏联人民一起积极参加国家建设，而不是进行喋喋不休的深奥的说教。

既然已经涉及散文中细节的意义问题，那就应该谈上几句。

我常常有机会阅读许多初学写作者的手稿。几乎所有的稿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只顾进行文学概括，却丧失了准确地、画龙点睛地进行细节描写的能力。

以人的吝啬为例。对它可以长篇大论地进行抽象的描写，但比起用经过精心挑选的几个细节所表现的吝啬（就象果戈理对泼留希金的描写一样），这就不啻天壤之别了。

也可以只选取一个细节。问题仅仅在于它必须准确无误。

我想起了一位普通妇女，她一辈子反披着一条头巾，怕它晒褪了色。因此她从未披过正面，从未显露过它的华美。

这个细节所表现的不仅是吝啬，而且是一种更加复杂的东西——一个幻想得到小小的欢乐、